

随 笔

故乡的盘龙桥

□ 李泱(宁夏银川)

我已经很久没去过盘龙桥。

它并没有很酷,没有南方很多跨越百年的石板桥有历史底蕴,也没有大城市桥身现代且巍峨的视觉冲击,它龙蟠虬结,风尘仆仆,独守凋零。街景不断在翻新,盘龙桥始终屹立在那。二十多年前剪彩时的情境时而浮光掠影般闪现,桥头的双龙戏珠色泽明艳,桥下河水湍湍高歌猛进。站在北象山腰处俯瞰,桥身坐落在县城轴线处,橙色夜灯蜿蜒而上如两条炽烈火线点燃冬夜。四周虽多低矮房屋,但步入其中,才能发现其中生龙活虎。

桥身不高,枯水期桥下会有很多小孩攀玩,旁边有早市,每逢大集菜摊能铺到桥边,大人们推着自行车去赶地面湿漉漉的集市,车把手、车篮满是新鲜牛羊肉果蔬。不晓得哪里的菜贩挑来新鲜蔬菜,怯生生报价,比超市还便宜一半,还生怕卖贵了。大部分都是老熟人了,在人挤人的逼仄过道踩掉一位大哥的鞋子,大哥一点儿没生气,仿佛这是一件特别好笑的事儿。在卖野菜的摊儿看到不知名植物,旁边牵着小孙女的阿姨就接话告诉你这叫黄花菜,炒鸡蛋好吃。感觉到到处都是爱搭话的人,很自然,完全不给人压迫感,好像大家一直是住在一个街坊的老邻居。

桥旁边有家书店,常年卖教辅,偶尔会进些青春文学,纸张的触感大多是盗版,但因卖得便宜,也不多说些什么。老板比较佛系,对着电脑摇头晃脑,里面很少有客人,听说附近学校也要开始合并,教辅应该更难卖了。想起之前很多没做完的教辅和模拟题卷,买好老师指

定的习题册后,背着沉甸甸的书包靠着门看几眼《三重门》。相比老板年轻时的言笑热切,现在倒很符合中年人的设定,沉潜内敛,又事不关己。

盘龙桥也是年少时朋友聚会集结的重要地标。到了暑假,如果你仔细观察,会看到桥身前的街角处会有几个刻意打扮过的年轻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什么,他们或许不完全懂得社交的意义,但他们似乎知道展示青春也是青春的一部分。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写过一个变动不居的城市,在中心广场上,一个旅客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贩夫走卒,纨绔子弟,父亲和女儿,过了很多年以后,如果再经过这个城市,即使所有的人物都变了,你还会听到一模一样的对话。二十年前在同样的地方也留下过我们的身影,甚至那份强作的随意和镇定都如此相似,在这里留下青春的每一帧。

桥的作用是为了通达,越过天堑,从这端到那端。或许在世界的某些角落,就横亘着这些日渐年迈的桥,它的意义不再只是通达,它是过渡,也是过渡本身。因为有这些不变在,关于城市和我的岁月轨迹就轻而易举地串联出一卷薄册,你在这里感到生命的延续和张力。

每年春节,去与返的时间窗口开始流动。能想到接近年前时沿着桥身往南那条街景会有多喧嚣,处处都是返乡的学生和打工人,他们被带回了城市的视野,居高临下地睥睨,又被迫接受着。

无论如何,终于有人陪它了。



轻扬飞舞。精靈 摄

微 生 活

爱,总有地方安放

□ 陈佳(安徽黄山)

趁着这次超长假期,我和妻子去外省悠游了一圈,回来时已是大年初五夜里十点多。

车子拐进岔路口,远远就看见小院的门开着,灯也亮着,一个身影坐在院中小凳上。我心中顿时一沉。迟疑间,身影向我们的车子走来,眼尖的小儿惊呼,“是爷爷!”我停好车,父亲忙接过行李,然后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一个保温桶:“你妈念叨着,说你们回来晚,怕你们肚子饿。”

妻子说:“在高铁站吃过了,再说还可以点外卖啊。”父亲把保温桶往我手里塞,“你妈说大过年的好多店不开门,你们这几天在外地总吃饭店,换换口味也好。”桶身被保温袋包裹着,或许还有父亲的体温。

掀开桶盖,是母亲包的鸡汤小馄饨,还有儿子最爱的蛋饺。这让我想起不久前的一件事。

在城郊乡镇上班,我每天骑电动车往返。冬天风冷,手冻得通红,父亲便“唠叨”上了:去买双厚手套,会冻坏的。“真啰嗦,我都当爹的人了,家里有呢,改天找出来就好……”嘴上应着,心里却不当回事。冬至那日,寒风中卷着雪粒,在电动车里找雨衣时,竟摸到一双黑皮手套和灰色护耳。晚上回父母家吃饭,父亲笑咪咪地说:“你妈偷偷放的。”那一刻,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不知从何时起,父母给的爱,竟要这样躲躲藏藏了。

想起春日里带小儿去放风筝,他初次玩,甚是兴奋,不时地牵动着手中的线板,然而,无论风筝飞多高,那细长的线却始终在他手里。儿子仰头问我:“爸爸,风筝会飞丢吗?”我紧了紧他手里的线:“线在手里,丢不了。”

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父母手里的风筝,飞得再远再高,那根线总系在他们心上。当他们无法为我们遮风挡雨时,便把牵挂藏进保温桶,藏在车挡风被袋里,安放在任何一个能够得着的地方。

那份爱,一直未曾消失。它只是换种方式,悄悄地,总在不远处等你。

四 季

春日芳菲

□ 孙福攀(北京昌平)

风一暖,人间便漫起了芳菲。春日的花,从不是孤高独放的惊艳,而是顺着时光的脉络,悄悄铺满街巷、庭院与山野,把寻常日子晕染成温柔的诗。

最先醒的是迎春,嫩黄的小花密密匝匝缀在柔枝上,不与谁争艳,只顺着墙角、篱边蔓延,用一抹浅黄最先报了春信。风掠过枝头,细碎的花瓣轻轻颤动,像孩童眨动的眼,天真又鲜活。紧接着,桃花便开了,粉白的花瓣沾着晨露,薄如蝉翼,风一吹,便簌簌落下,铺成浅浅的花径,走在上面,连脚步都忍不住放轻,生怕惊扰了这春日的温柔。

海棠开得最是温婉,重瓣的花团挨挨挤挤,不艳不烈,透着温润的气韵。站在树下抬眼,粉白与浅红交织,阳光透过花瓣洒下来,连光影都变得柔软。墙角的丁香也不甘寂寞,淡紫的花穗攒在一起,藏着若有若无的清香,不浓烈,不张扬,却绕着衣角久久不散,像是春日悄悄递来的温柔问候。

若是走到乡野,更见春日烂漫。成片的油菜花铺展向远方,金黄一片,热烈又坦荡,没有名贵花木的娇贵,却开得肆意自在,把田野衬得生机勃勃。还有溪边的野花,星星点点散在青草间,白的、紫的、蓝的,随性生长,自在绽

放,不求人赏,只为赴一场春日之约。

这些春日的花,各有各的模样,各有各的花期,不争不抢,次第开放,便凑成了人间最动人的芳菲。

看着满城花开,忽然懂得,春日的美好,不止于繁花似锦的景致,更藏着温润的生活哲理。花开花落,本是自然常理,不必强求一时的盛放,也不必惋惜短暂的凋零。每一朵花,都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认真生长,尽情绽放,不慌不忙,不骄不躁,这便是生命最本真的姿态。

生活亦是如此。我们总向往轰轰烈烈的美好,追慕遥不可及的绚烂,却常常忽略寻常日子里的温柔与欢喜,其实这才最是珍贵。就像春日的花,不必刻意迎合,不必急于绽放,顺着时光的脚步,守着自己的节奏,认真生活,温柔生长,便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

风过花林,香满衣襟。春日芳菲,是自然赠予人间的温柔,也是生活教给我们的从容。不必叹春光易逝,不必忧繁华短暂,只要心怀温柔,静待花开,于寻常烟火中守住一份淡然,于平凡岁月里保持一份热爱,心底的芳菲,便会岁岁年年,永不凋零。

这春日的花,开在枝头,也开在心里,芬芳了岁月,也温柔了流年。